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鬧金峽洞

如來暗示主人公

神滿

話說孫大聖得了金箍棒。打出門前。跳上高峯。對眾翻筋斗。心歡喜。李天王道。你這場如何。行者道。老孫變化進他洞去。那怪物越發唱唱舞舞的。吃得勝酒哩。更不會打聽得他的寶貝在那里。我轉他後面。忽聽得馬叫龍吟。知是本部之物。東壁廂靠著我的金箍棒。是老孫拿在手中。一打將出來也。衆神道。你的寶貝得了。我們的寶貝何時到手。行者道。不難不難。我有了這根鐵棒。不管怎的。也要打倒他。取寶貝還你。正講處。只聽得那山坡下。響聲齊響。

聲振地。原來是兇大王。帥衆精靈來趕行者。行者見了。叫
聲好好。正合我意。列位請坐。待老孫再去捉他好大聖。
舉鐵棒。劈面迎來。喝道。潑魔。那里去。看棍。那怪使鎗。交住。
罵道。賊猴頭。着實無禮。你怎麼自晝劫我物件。行者道。我
把你這箇不知死的業畜。你倒弄圈套。自晝搶奪我物。那
件兒是你的。不要走。吃老爺一棍。那怪物輪鎗隔架。這一
場好戰。

大聖施威猛。妖魔不順柔。兩家齊鬪勇。那個肯干休。
一個鐵棒如龍尾。那一個長鎗似蟒頭。這一個棒來解
數如風响。那一個鎗架雄威似水流。只見那彩霧朦朧。

山嶺暗。祥雲靉靆。樹林愁。滿空飛鳥皆停翅。四海狼蟲盡縮頭。那陣上小妖吶喊。這壁廂行者抖搜。一條鐵棒無人敵。打遍西方萬里游。那桿長鎗真對手。未鎮金峽稱上籌。相遇這場無好散。不見高低誓不休。

那魔王與孫大聖戰經三箇時辰。不分勝敗。早又見天色將晚。妖魔支著長鎗道。悟空你住了。天昏地暗。不是箇賭鬪之時。且各歇息歇息。明朝再與你比進。行者罵道。潑畜。休言老孫的興頭纔來。管甚麼天晚。是必與你定個輸贏。那怪物喏一聲。虛幌一鎗。逃了性命。帥羣妖收斂干戈。入洞中。將門緊緊閉了。這大聖拽棍方回。天神在岸頭賀喜。

好點綴

妙

都道是有能有力的太齊天無量無邊的真本事。行者笑道：「承過獎，承過獎。李天王近前道此言實非褒獎，真是一條好漢子。這一陣也不啻當時滿地網罩天羅也。」行者道：「且休提風話。那妖魔被老孫打了這一場，必然疲倦。我也說不得辛苦，你們都放懷坐坐，等我再進洞去，打聽他的圈子。務要偷了他的，捉住那怪，尋取兵器奉還汝等歸天。」太子道：「今已天晚，不若安眠一宿，明早去催行者，笑道：『這小郎不知世事，那見做賊的好白晝下手，似這等掏摸的，必須夜去夜來，不知不覺，才是買賣哩。』」火德與雷公道：「太子休言這件事，我們不知。大聖是個慣家，熟套須教。」

他趁此時候。一則魔頭困倦。二來夜黑無防。就請快去擒去。好大聖笑唏唏的將鐵棒藏了。跳下高峯。又至洞口。搖身一變。變作一個促織兒。真個

嘴硬鬚長皮黑。眼明爪腳。又風清月明。叫墻涯。窸窣。如同人話。泣露淒涼景色。聲音斷續堪誇。客牕旅思。聞他偏在空堦牀下。

登開大腿。三五跳跳。到門邊。自門縫裏鑽將進去。蹲在那壁根下。迎著裏面燈光。仔細觀看。只見那犬小羣妖。一箇箇狼飡虎嘍。正都吃東西哩。行者揀揀。各各的。叫了一盞。少時間。收了家火。又都去安排。各各的。安身。約莫有一

更時分，行者才到他後邊房裏，只聽那老魔傳令，教各門上小的醒睡。恐孫悟空又變甚麼，私入家偷盜，又有些該班坐夜的，滌滌托托，梆鈴齊響。這大聖越奸行事，鑽入房門，見有一架石牀，左右列幾個抹粉搽胭的山精樹鬼，展鋪蓋伏侍老魔脫脚的脫脚，解衣的解衣，只見那魔王寬去衣服，左胳膊上，白森森的套著那個圈子，原來像一個連珠琢頭模樣。你看他更不取下，轉往上抹了兩抹，緊緊的勒在胳膊上，方纔睡下。行者見了，將身一變，變作一個黃皮蛇，跳上石牀，鑽入被裏，爬在那怪的胳膊上，著實一口叮的那怪，翻身罵道：「這些少打的奴才，被也不抖，纏」

也不拂，不知甚麼東西，咬了我這一下。他却把圈子又擡上兩拵，依然睡下。行者爬上那圈子，又咬一口。那怪睡不得，又翻過身來道：「刺鬪殺我也。」行者見他關防得緊，寶貝又隨身不肯除下，料偷他的不得，跳下牀來，還變做促織兒，出了房門，徑至後面，又聽得龍吟馬嘶，原來那層門緊鎖，火龍火馬都弔在裡面。行者現了原身，走近門前，使個解鎖法，念動咒語，用手一抹，扞扞一聲，那鎖雙皇俱就脫畧。推開門闥，將進去觀看，原來那裏面被火器照得明幌幌的，如白日一般。忽見東西兩邊斜靠著幾件兵器，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并那火德的火弓、火箭等物。行者跌

火光周圍看了一遍。又見那門背後一張石卓子上。有一個篋。絲盤兒。放著一把毫毛。大聖滿心歡喜。將毫毛拿起來。呵了兩口熱氣。叫聲變。卽變作三五十箇小猴。教他都拿了刀劍杵索。裹輪。及弓箭鎗車。葫蘆。火鴉。火鼠。火馬。一應套去之物。騎了火龍。縱起火勢。從裏面往外燒來。只聽得烘烘滅滅。朴朴乒乒。好便似昨雷連砲之聲。慌得那些大小妖精。夢夢查查的。抱著被。朦著頭。喊的喊。哭的哭。一個個走頭無路。被這火燒死大半。美猴王得勝回來。只好有三更時候。却說那高峯上。李天王來位。忽見火光幌亮。一擁前來。見行者騎著龍。喝喝呼呼。縱著小猴。徑上峯頭。

厲聲高叫道。來收兵器。來收兵器。火德與哪吒答應一聲。這行者將身一抖。那把毫毛復上身來。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火德星君著衆火部收了火龍等物。都笑吟吟讚賀行者不題。却說那金峴洞裏。火焰紛紛。說得個兇大王。不負體。急欠身開了房門。雙手拿著圈子。東推東火滅。西推西火消。滿空中冒煙突火。執著寶貝跑了一遍。四下里。烟火俱息。急忙收救羣妖。已此燒殺大半。男男女女。收不上百十餘丁。又查看藏兵之內。各件皆無。又去後面看處。見八戒沙僧與長老還綑住未解。白龍馬還在槽上。行李担亦在屋裏。妖魔遂恨道。不知是那個小妖不仔細。

失了火致令如此。傍有近侍的告道：「大王這火不干本家之事，多是個偷營劫寨之賊，放了那火部之物，盜了神兵去也。」老魔方然省悟道：「沒有別人，斷乎是孫悟空那賊。怪道我臨睡時不得安穩，想是那賊猴變化進來，在我這脰膊叮了兩口，一定是要偷我的寶貝。見我抹勒得緊，不能下手，故此盜了兵器，縱著火龍放此滾毒之心，意欲燒殺我也。」賊猴呵！你枉使機關，不知我的本事。我但帶了這件寶貝，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起火池而不能焚。哩！這番若拿住那賊，只把刮了點臊，方趁我心說著話，懊惱多時，不覺的鷄鳴天曉，那高峯上太子得了六件兵器，對行者道：

好點線

大聖天色已明，不須怠慢。我們趁那妖魔挫了銳氣，與火部等扶助，你再去力戰。庶幾這次可擒拿也。行者笑道：說得有理。我們齊了心，耍子兒去耶。一個個料搜威風，喜美武藝，徑至洞口。行者叫道：「潑魔出來與老孫打者。」原來那里兩扇石門，被火器化成灰燼。門裏邊有幾個小妖，正然掃地撮灰，忽見衆聖齊來，慌得丟了掃帚，撇下灰耙，跑入裏又報道。孫悟空領著許多天神，又在門外罵戰。那兇怪聞報大驚，拖進迸鋼牙，咬响滴溜溜環眼，睜圓挺著長鎗，帶了寶貝，走出門來。開口亂罵道：「我把這個偷營放火的賊猴，你有多大手段，敢這等藐視我也。」行者笑臉兒罵

印是
一
做
賊
供
狀

道潑怪物。你要知我的手段。且上前來。我說與你聽。

自小生來手段強。乾坤萬里有名揚。當時款悟修仙道。昔日傳來不老方。立志拜投方寸地。虔心參見聖人鄉。學成變化無量法。宇宙長空任我狂。閑在山前將虎伏。闕來海內把龍降。祖居花果稱王位。水簾洞裡逞剛強。幾番有意圖天界。數次無知奪上方。御賜齊天名大聖。敕封又贈美猴王。只因宴設蟠桃會。無簡相邀我性剛。暗闖瑤池偷玉液。私行寶閣飲瓊漿。龍肝鳳髓曾偷吃。百味珍羞我竊嘗。千載蟠桃隨受用。萬年丹藥任充腸。天宮異物般般取。聖府奇珍件件藏。玉帝訪我有手段。

卽發天兵擺戰場。九曜惡星遭我貶。五方兇宿被吾傷。
曾天神將皆無敵。十惡雄師不敢當。威逼玉皇傳旨意。
灌江小聖把兵揚。相待七十單。二變各弄精神個個強。
南海觀音來助戰。淨瓶楊柳也相幫。老君又使金剛套。
把我擒拿到上方。綁見玉皇張大帝。曹官拷較罪該當。
卽差大力開刀斬。刀砍頭皮火焰光。百計千方算不死。
將吾押赴老君堂。六丁神火爐中煉。煉得渾身硬似鋼。
七七數完開鼎看。我身跳出又兇張。諸神閉戶無遮擋。
衆聖商量把佛央。其實如來多法力。果然智慧廣無量。
手中賭賽翻筋斗。將山壓我不能強。玉皇纔設安天會。

商域方稱極樂場。壓困老孫五百載。一些茶飯不曾嘗。
常得金蟬長老臨。凡世東土差他拜佛鄉。欲取真經回
上國。大唐帝主度先亡。觀音勸我皈依善。秉教迦持不
放狂。解脫高山根下難。如今西去取經章。潑魔休弄獍
狐智。還我唐僧拜法王。

那怪聞言。指著行者道。你原來是個偷天的大賊。不要走。
吃吾一鎗。這大聖使棒來迎。兩個正自相持。這壁廂。哪吒
太子生嗔。火德星君發狠。卽將那六件神兵火部等物。望
妖魔上拋來。孫大聖更加雄勢。一邊又雷公使搨。天王舉
刀。不分上下。一擁齊來。那魔頭巍巍冷笑。袖子中暗暗將

寶貝取出撒手拋起空中，叫聲著，唳的一下，把六件神
兵火部等物，雷公掬天王刀，行者棒，盡情又都撈去。衆神
靈依然赤手。孫大聖仍是空拳。妖魔得勝，回身叫小的們
搬石砌門，動土修造，從新整理房廡，待齊備了，殺唐僧三
衆來謝土。大家散福，受用衆小妖領命，維持不題。却說那
李天王帥衆回上高峯，火德怨，哪吒性急，雷公怪，天玉放
刁。惟水伯在傍無語。行者見他們面不厮覩，心有縈思。沒
奈何，懺恨強權，對衆笑道：「列位不須煩惱，自古道：勝敗兵
家之常。我和他論武藝，也只如此。但是他多了這箇團
子，所以爲害。把我等兵器又奪將去了。你且放心待想。」

再去查查他的脚色來也。太子道：你前啟奏玉帝查勘滿天世界，更無一點踪跡。如今却又何處去查？行者道：我想起來佛法無邊，如今且上天去問我佛如來，教他著慧眼觀着大地四部洲，看這怪是那方生長何處。鄉貫住居，圈子是件甚麼寶貝，不管怎的，一定要拿他與列位出氣。還汝等懽喜歸天，衆神道既有此意，不須久停，快去快去。好行者說聲去，就縱筋斗雲早至靈山，落下祥光，四方觀着好去處。

靈峯疎傑，疊障清佳。仙岳頂巔，摩碧漢，西天瞻巨鎮形。勢壓中華，元氣流通天地遠。威風飛徹滿臺花，時聞鐘

何。不。把。
經。典。偷。
可。罷。

磬音長。每聽經聲。明朝又見那青松之下。優婆塞。翠巖
之間。羅漢行。白鶴有情來。鸞嶺青鸞著。意佇雲亭。幽猴
對對攀仙果。壽鹿雙雙獻紫英。幽鳥聲頻如訴語。奇花
色絢不知名。回巒盤繞重重。顧古道灣環處處平。正是
清虛靈秀地。莊嚴大覺佛家風。

那行者正當點看山景。忽聽得有人叫道。孫悟空。從那裏
來。往何處去。急回頭看。原來是比丘尼尊者。大聖作禮。道
正有一事。欲見如來。比丘尼道。你這個頑皮。既然要見如
來。怎麼不登寶刹。倒在這里看山。行者道。初來貴地。故此
大胆。比丘尼道。你快跟我來也。這行者緊隨玉雷音。泰山

門下。又見那八大金剛，雄糾糾的兩邊攔住。比丘尼道：「悟空暫候片時，等我與你奏上去來。」行者只得住立門外。那比丘尼至佛前，合掌道：「孫悟空有事要見如來。」如來傳旨，令人金剛纜，因路放行。行者低頭禮拜畢，如來問道：「悟空前聞得觀音尊者解脫汝身，皈依釋教，保唐僧來此求經，你怎麼獨自到此？有何事故？」行者頓首道：「上告我佛弟子，自乘迦持與唐朝師父西來，行至金峽山金峽洞，遇著一個惡魔頭，名喚兇大王，神通廣大，把師父與師弟等攝入洞中。弟子向伊求取，沒好意，兩家比逆，被他將一箇白森森的一個圈子，搶了我的鐵棒。我恐他是天將，思凡，急止。」

界查勘不出。蒙玉帝差遣李天王父子助授。又被他搶了。太子的六般兵器。又請火德星君放火燒他。又被他將火具搶去。又請水德星君放水滄他。一蒙又滄他不著。弟子黃若干精神氣力。將那鐵棒等物偷出。復去索戰。又被他將前物依然套去。無法收降。因此特告我佛。望垂慈惠。賜弟子看看。果然是何物出身。我好去拿他。家屬四隣。擒此魔頭。救我師父。合拱虔誠。拜求正果。如來聽說。將慧眼遙觀。早已知識。對行者道。那怪物我雖知之。但不可與你說。你隨猴兒口。一傳道是我說他。他就不與你鬪。定要嚷上靈山。返遺禍于我也。我這里著法力助你擒他去罷。行者

再拜稱謝道。如來助我甚麼法力。如來卽令十八尊羅漢。開寶庫取十八粒金丹砂。與悟空助力。行者道。金丹砂却如何。如來道。你去洞外叫那妖魔比試演他出來。却教羅漢放砂陷住他。使他動不得身。拔不得脚。憑你揪打便了。行者笑道。妙妙妙。趁早去來。那羅漢不敢遲延。卽取金丹砂出門。行者又謝了如來。一路查看。止有十六尊羅漢行者。嚷道。這是那個去處。却賣放人衆。羅漢道。那個賣放行者。道。原差十八尊。今怎麼只得十六尊。說不了。裏邊走出降龍伏虎二尊。上前道。悟空怎麼就這等放刁。我兩個在後。聽如來分付話的。行者道。忒賣法。忒賣法。才自若嚷遲。

了些兒。你敢就不出來了。衆羅漢笑呵呵。駕起祥雲不多時。到了金峽山界。那李天王見了。帥衆相迎。備言前事。羅漢道不必敘繁。快去叫他出來。這大聖捻着拳頭。來于洞口罵道。賄潑怪物。快出來與你孫外公見個上下。那小妖又飛跑去報。魔王怒道。這賊猴。又不知請誰來搗麩也。小妖道。更無甚將。止他一人。魔王道。那根棒子。已被我收來。怎麼却又是一人到此。敢是又要走拳。隨帶了寶貝。絆鎖。我手叫小妖。搬開石塊。跳出門來。罵道。賊猴。你幾番家不將便宜。就該迴避。如何又來。吆喝。行者道。這潑魔。不論好道。若要你外公不來。除非你服了降。陪了禮。送出我師。來。

弟。我就饒你。那怪道。你那三個和尚。已被我洗淨了。不久
便要宰殺。你還不識起倒。去了罷。行者聽說宰殺二字。挖
蹬蹬腮邊火發。按不住心頭之怒。丟了架手。輪着拳。斜斜
拘步。望妖魔使個挂面。那怪纏長鎗。劈手相迎。行者左跳
右跳。哄那妖魔。妖魔不知是計。趕離洞口南來。行者卽招
呼羅漢。把金丹砂。望妖魔一齊拋下。其顯神通。好妙。正是
那

似霧如烟初散漫。紛紛鵲鵲下天涯。白茫茫到處迷人
眼。昏漠漠飛時找路差。打柴的樵子失了伴。採藥的仙
童不見家。細細輕飄如麥剋。粗粗翻復似芝蔴。世界朦

龐山頂暗。長空迷沒。太陽遮不。比巖塵隨駿馬。難言輕軟襯香車。此砂本是無情物。蓋地遮天把怪拿。只爲邪魔侵正道。阿羅奉法逞豪華。手中有明珠現。等時刮得眼生花。

那妖魔見飛砂迷目。把頭低了一低。足下就有三尺餘深。慌得他將身一蹙。跳在浮上一層。未曾立得穩。須臾又有二尺餘深。那怪急了。拔出腳來。卽忙取圈子往上一撇。呀聲著。唵喇的一下。把十八粒金丹砂。又盡套去。拽回步徑歸本洞。那羅漢一個個空手停雲。行者近前問道。衆羅漢怎麼不下砂了。羅漢道。適纔响了一聲。金丹砂就不見了。

行者笑道。又是那詭兒套將去了。天王等衆道。這般難伏呵。却怎麼捉得他。何日歸天。何顏見帝也。傍有降龍伏虎。二羅漢對行者道。悟空你曉得我兩個出門遲滯何也。行者道。老孫只怪你躲避不來。却不知有甚話說。羅漢道。如來分付我兩個說那妖魔神通廣大。如失了金丹砂。就教孫悟空上離恨天兜率宮。太上老君處尋他的踪跡。庶幾可一鼓而擒也。行者聞言道。可恨可恨。如來却也閃賺老孫。當時就該對我說了。却不免教汝等遠涉。李天王道。既是如來有此明示。大聖就當早起。好行者說聲去。就縱一道筋斗雲。直入南天門裡。時有四大元帥。擎拳拱手道。擒

好煩皮

怪事如何。行者且行且答道。未哩。未哩。如今有處尋根去也。四將不敢留阻。讓他進了天門。不上靈霄殿。不入斗牛宮。徑至三十三天之外。離恨天兜率宮前。見兩仙童侍立。他也不通姓名。一直徑走。慌得兩童扯住道。你是何人。往何處去。行者纔說。我是齊天大聖。欲尋李老君哩。仙童道。你怎這樣粗魯。且住下。讓我們通報行者。那容分說。噯。了一聲。往裡逕走。忽見老君自內而出。撞個滿懷。行者躬身唱個惹道。老官一向少看。老君笑道。這猴兒不去取經。却來我處何幹。行者道。取經取經。晝夜無停。有些阻礙。到此行行。老君道。西天路阻。與我何干。行者道。西天西天。

且休言尋着踪跡。與你纏纏老君道。我這里乃是無上仙官。有甚踪跡可尋。行者入裡。眼不轉睛。東張西看。走過幾層廊宇。忽見那牛欄邊一個童兒。盹睡青牛。不在欄中。行者道。老官。走了牛也。走了牛也。老君大驚道。這業畜幾時走了。正嚷間。那童兒方醒。跪于當面道。爺爺。弟子睡著不知是幾時走的。老君罵道。你這廝如何盹睡。童兒叩頭道。弟子在丹房裡拾得一粒丹。當時吃了。就在此睡著。老君道。想是前日煉得七返火丹。弔了一粒。被這廝拾吃了。那丹吃一粒。該睡七日哩。那業畜因你睡着。無人看管。遂乘機走下界去。今亦是七日矣。卽查可曾偷甚寶貝。行者道。

無甚寶貝。只見他有一個圈子。甚是利害。老君急查看時。諸般俱在。止不見了金鋼琢。老君道。這業畜偷了我金鋼琢去了。行者道。原來是這件寶貝。當時打着老孫的是他。如今在下界張狂。不知套了我等多少物件。老君道。這畜畜在甚地方。行者道。現在金峴山金峴洞。他促了我唐僧。進去。搶了我金箍棒。請天兵相助。又搶了太子的神丹。及請火德星君。又搶了他的火具。惟水伯不能淹死他。則還不會搶他物件。至請如來。著羅漢下砂。又將金丹破去。似你這老官。縱放怪物。搶奪傷人。該當何罪。老君道。我你。那金鋼琢。乃是我過函關化胡之器。自幼煉成之寶。憑他

甚麼兵器。水火俱莫能近他。若偷去我的芭蕉扇兒。連我也不能奈他何矣。大聖纔懼懼喜喜。隨著老君。老君執了芭蕉扇。駕著祥雲。同行出了仙宮。南天門外。低下雲頭。徑至金峽山界。見了十八尊羅漢。雷公。水伯。火德。李天王。父子。備言前事一遍。老君道。孫悟空。還去誘他出來。我好收他。這行者跳下峯頭。又高聲罵道。豬潑業畜。趁早出來受死。那小妖又去報知。老魔道。這賊猴。又不知請誰來也。急綽鎗帶寶。迎出門來。行者罵道。你這潑魔。今番坐定是死了。不要走。吃吾一掌。急縱身跳個滿懷。劈臉打了一個耳瓜子。回頭就跑。那魔輪鎗就趕。只聽得高峯上叫道。那牛

兒還不歸家，更待何日。那魔擡頭看，見是太上老君，就諛得心驚胆戰道：「這賊猴真個是個地裡鬼，却怎麼就訪得我的主公來也。」老君念個呪語，將扇子搨了一下。那怪將圈子丟來，被老君一把接住，又一扇。那怪物力軟筋麻，現了本相。原來是一隻青牛。老君將金鋼琢吹口仙氣，穿了那怪的鼻子，解下勒袍帶，繫于琢上，牽在手中。至今畱下個拴牛鼻的拘兒，又名賓郎，職此之謂。老君辭了衆神，跨上青牛背上，駕彩雲，逕歸兜率院，縛妖怪，高昇離恨天。孫大聖纔同天王等衆，打入洞裡，把那百十個小妖，盡皆打死。各取兵器，謝了天王，回天。雷公入府，水伯回河，羅漢向

西然後纔解放唐僧八戒沙僧。拿了鐵棒。他三人又謝了行者。收拾馬匹。行裝。師傅們離洞。找大路方走。正走間。只聽得路傍叫唐聖僧。吃了齋飯。去那長老心驚。不知是甚人叫喚。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人入有。個主人。公若能。常常照。管決不。到弄圈。套時節。矣。

第五十三回

禪主吞飡懷鬼孕

黃婆運水解邪胎

德行要修八百陰功須積三千均平物我與親寃始合
西天本願魔兇刀兵不怯空勞水火無愆老君降伏却
朝天笑把青牛牽轉

對
照
應

對
照
應

話說那大路傍叫喚者誰乃金峴山山神土地捧著紫金鉢盂叫道聖僧呵這鉢盂飯是孫大聖向好處化來的因你等不聽良言慣入妖魔之手致令大聖勞苦萬端今日方救得出且來吃了飯再去走路莫孤負孫大聖一片恭敬之心也三藏道徒弟萬分虧你言謝不盡早知不出圈

暮服

痕那有此殺身之害。行者道：不瞞師父說，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却教你受別人的圈子，多少苦楚，可歎可歎，罵八戒都是你這業嘴業舌的券貨。弄師父遭此大難，著老孫翻天覆地，請天兵水火，與佛祖丹砂，盡被他使一個白森森的圈子套去。如來暗示了羅漢，對老孫說出那妖的根原，纔請老君來收伏，却是個青牛作怪。三藏聞言感激不盡，道：賢徒，今番經此，下次定然聽你分付。遂此四人分吃那飯，那飯熱氣騰騰的，行者道：這飯多時了，却怎麼還熱。土地跪下道：是小神知大聖功完，纔自熱來伺候。須臾飯畢，收拾了鉢盂，辭了土地山神，那師父纔攀鞍上馬，過了

高山正是滌慮洗心飯正覺
冷風宿水向西行行勾多時
又值早春天氣聽了些

鶯燕呢喃黃鸝呢喃紫燕呢喃香嘴困黃鸝呢喃巧音
頻滿地落紅如佈錦偏山發翠似堆茵嶺上青梅結豆
崖前古栢鬪雲野潤網光淡沙暄日色曛幾處園林花
放護陽回大地柳芽新

正行倦忽遇一箇小河澄澄清水湛湛寒波唐長老勸過
馬觀看遠見河那邊有柳陰垂碧微露著茅屋幾椽行者
總指那廂道那里人家一定是擺渡的三藏道我見那廂
也是這般却不見船隻未敢開言八戒旋下行李厲聲高

叫道擺渡的撐船過來連叫幾遍只見那柳陰裡面呀呀啞啞的撐出一隻船兒不多時相近這岸師徒們仔細看了那船兒真個是

短棹分波輕橈泛浪檝堂油滌彩艚板滿平倉船頭上鐵纜盤窩船後邊舵樓明亮雖然是一葦之航也不亞泛湖浮海縱無錦纜牙檣實有松椿桂楫固不如萬里神州真可渡一河之隔往來只在兩崖邊出入不離古渡口

那船兒須臾頂岸那稍子叫云過河的這里去三藏縱馬近前看處那稍子怎生模樣

然
敘得定

頭裹錦絨帕，足踏皂絲鞋，身穿百納綿襦，腰束千針裙，布襖手腕皮粗，筋力硬，眠花眉，雖面容衰，聲音嬌細，如鶯囀，近觀乃是老裙釵。

行者走近船邊道：你是擺渡的。那婦人道：是。行者道：僧公如何不在？却著稍婆撐船。婦人微笑不答，用手拖上跳板。沙和尚將行李挑上去，行者扶著師父上跳，然後順過船來。八戒牽上白馬，收了跳板。那婦人撐開船，搖動槳，頃刻間過了河身，登西岸。長老教沙僧解開包，取幾文錢鈔與他。婦人更不爭多寡，將纜拴在傍水的樓上，笑嘻嘻徑入庄屋裡去了。三藏見那水清，一時口渴，便着八戒取鉢盂。

盪些水來我吃。那猓子道：我也正要些兒吃哩。卽取鉢盂，盪了一鉢，遞與師父。師父吃了，有一少半，還剩了多半。猓子接來，一氣飲乾，却扶侍三藏上馬。師徒們找路西行，不上半個時辰，那長老在馬上呻吟道：「腹痛。」八戒隨後道：「我也有些腹痛。」沙僧道：「想是吃冷水了。」說未畢，師父聲喚道：「疼的緊。」八戒也道：「疼得緊。」他兩個疼痛難禁，漸漸肚子大了。用手摸時，似有血團肉塊，不住的骨冗骨冗亂動。三藏正不穩便，忽然見那路傍有一村舍，樹梢頭挑着兩個艸把。行者道：「師父好了，那廂是個賣酒的人家，我們且去化些熱湯與你吃，就問可有賣藥的，討貼藥與你治治腹。」

三藏聞言甚喜，却打白馬，不一時到了村舍門口下馬。但只見那門兒外有一個老婆婆，端坐在艸墩上，績麻。行者上前打個問訊，道：「婆婆，貧僧是東土大唐來的，我師父乃唐朝御弟，因為過河，吃了河水，覺肚腹疼痛，那婆婆喜哈哈的道：『你們在那邊河裡吃水來？』行者道：『是在此東邊清河水吃的。』那婆婆欣欣的笑道：『好耍子，好耍子，你都進來。』我與你說，行者即攙唐僧，沙僧即扶八戒，兩人聲聲喚喚，腆着肚子，一個個只疼得面黃眉皺，入艸舍坐下。行者只叫婆婆：『是必燒些熱湯與我師父，我們謝你。』那婆婆且不燒湯，笑啼啼跑走後邊，叫道：『你們來看，你們來看，那裏』

面蹣蹣蹣踏的又走出兩三個半老不老的婦人都來望
着唐僧灑笑行者大怒喝了一聲把牙一嗑說得那一家
子跌跌蹣蹣仕後就走行者上前扯住那老婆子道快早
燒湯我饒了你那婆子戰兢兢的道爺爺啞我燒湯也不
濟事也治不得他兩個肚疼你放了我等我說行者放了
他他說我這裡乃是西梁女國我們這一國盡是女人更
無男子故此見了你們歡喜你師父吃的那水不好了那
條河喚做子母河我那國王城外還有一座迎陽館驛驛
門外有一個照胎泉我這里人但得年登二十歲以上方
敢去吃那河裡水吃水之後便覺腹痛有胎至三日之後

趣
頑皮。

趣。

到那迎陽館照胎水邊照去若照得有了雙影便就降生孩兒你師吃了子母河水以此成了胎氣也不日要生孩子。熱湯怎麼治得三藏聞言大驚失色道徒弟呵似此怎了八戒扭腰撒胯的哼道爺爺呀要生孩子我們却是男身那里開得產門如何脫得出來行者笑道古人云瓜熟自落若到那個時節一定從腸下裂個窟窿鑽出來也八戒見說戰兢兢忍不得疼痛道罷了罷了死了死了沙僧笑道二哥莫扭莫扭只怕錯了養兒腸弄做個胎前病那馱子越發慌了眼中噙淚扯着行者道哥哥你問你婆婆看那里有手輕的穩婆預先尋下幾個這半會一陣陣的

動蕩得緊。想是摧陣疼快了。快了。沙僧又笑道。二哥既知。摧陣疼。不要扭動。只恐擠破漿包耳。三藏哼着道。婆婆呵。你這里可有醫家。教我徒弟去買一帖墮胎藥吃了。打下胎來罷。那婆子道。就有藥也不濟事。只是我們這正南街。上有一座解陽山。山中有一個破兒洞。洞裡有一眼落胎泉。須得那井裡水吃一口。方纔解下胎氣。却如今取不得水了。向年來了一個道人。稱名如意真仙。把那破兒洞。改作聚仙菴。護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賜與人。但欲求水者。須要花紅表裡。羊酒果盤。志誠奉獻。只拜求得他一碗兒水。哩。你們這行脚僧。怎麼得許多錢財買辦。但只可換命待。

時而生產罷了。行者聞得此言，滿心懽喜道：「婆婆，你這里到那解陽山，有幾多路程？」婆婆道：「有三千里。」行者道：「好了，師父放心，待老孫取些水來你吃。」好大聖分付沙僧道：「你好仔細，看着師父。若這家子無禮，便哄師父，你拿出舊時手段來。」粧嚙虎，誑他。等我取水去。」沙僧依命，只見那婆子端出一個大瓦鉢來，遞與行者道：「拿這鉢頭兒去，是必多取些來，與我們留著。急用。」行者真個接了瓦鉢，出艸舍，縱雲而去。那婆子纔望空禮拜道：「爺爺啞，這和尚會駕雲，纔進去，叫出那幾個婦人來，對唐僧磕頭禮拜，都稱爲羅漢菩薩。一壁廂燒湯辦飯，供奉唐僧不題。却說那孫大

聖觴斗雲起，少頃間見一座山頭阻住雲角，卽按雲光睥睨看處，好山，但見那

幽花擺錦，野艸鋪藍，澗水相連，落溪雲一樣閑，重重谷壑，藤蘿密，遠遠峯巒，樹木繁，鳥啼雁過，鹿飲猿攀，翠岱如屏嶂，青崖似髻鬟，塵埃滾滾，真難到泉石涓涓，不厭看，每見仙童採藥去，常逢樵子負薪還，果然不亞天臺景，勝似三峯西華山。

這大聖正然觀着那山不盡，又只見背陰處有一所庄院，忽聞得犬吠之聲，大聖下山徑至庄所，却也好個去處，看那

小橋通活水茅舍倚青山村犬汪籬落幽人自往還

不時來至門首見一個老道人盤坐在綠茵之上大聖放下瓦鉢近前道問訊那道人欠身還禮道那方來者至小菴有何勾當行者道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西天取經者因我師父快飲了子母河之本如今腹疼腫脹難禁問及土人說是結成胎氣無方可治訪得解陽山破兒洞有落胎泉可以消得胎氣故此特來拜見如意真仙求幽泉水達救師父累煩老道指引指引那道人笑道此間就是破兒洞今改爲聚仙庵了我却不是別人卽是如意真仙老豬的大徒弟你叫做甚麼名字待我好與你通報行者道

我是唐三藏法師的大徒弟。賤名孫悟空。那道人問曰：你的花紅酒禮都在那里？行者道：我是個過路的挂搭僧，不會辦得來。道人笑道：你好痴啞。我老師父護住山泉，並不會白送與人。你回去備將禮來，我好通報。不然請回。莫想莫想。行者道人情大似聖旨，你去說我老孫的名字。他必然做個人情。或者連井都送我也。那道人聞此言，只得進去通報。却見那真仙撫琴，只待他琴終方纔說道：師父外面有個和尚，口稱是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欲求落胎泉水救他師父。那真仙不聽說便罷，一聽得說個悟空名字，却就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急起身下了琴牀，脫了素

服換上道衣取一把如意鈎子跳出菴門叫道孫悟空何在行者轉頭觀見看真仙打扮

頭戴星冠飛彩鬘身穿金縷法衣紅足下雲鞋堆錦繡腰間寶帶繞玲瓏一雙納錦凌波襪半露裙裾閃繡絨手拏如意金鈎子鐔利杵長若蟒龍鳳眼光明眉箭豎鋼釵尖利口翻紅額下鬚鬚如烈火鬢邊赤髮短蓬鬆形容惡似溫元帥字奈衣冠不同

行者見了合掌作禮道貧僧便是孫悟空那先生笑道你真個是孫悟空却是假名托姓者行者道你看先生說話常言道君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便是悟空豈有假托

之理。先生道：你可認得我麼？行者道：我因歸正釋門，秉誠
僧教，這一向登山涉水，把我那幼時的朋友也都疎失，未
及拜訪，少識尊顏。適間問道子母河西鄉人家，言及先生，
乃如意真仙，故此知之。那先生道：你走你的路，我修我的
真。你來訪我怎的？行者道：因我師父，悞飲了子母河水，腹
疼成胎，特來仙府拜求一盞落胎泉水，救解師難也。那先
生齧目道：你師父可是唐三藏麼？行者道：正是。正是。先生
咬牙恨道：你們可曾會着一個聖嬰大王麼？行者道：他是
號山枯松澗火雲洞紅孩兒妖怪的綽號。真仙問他怎的。
先生道：是我之舍姪，我乃牛魔王的兄弟，前者家兄處有

信來報我稱說唐三藏的大徒弟孫悟空憊懣將他害了。我這里正沒處尋你報仇，你倒來尋我，還要甚麼水哩。行者賠笑道：先生差了。你令兄也曾與我做朋友，幼年間也曾拜七弟兄，但只是不知先生尊府，有失拜望。如今令姪得了好處，現隨著觀音菩薩，做了善財童子。我等尚且不知，怎麼反怪我也。先生喝道：這潑猴孫還弄巧舌。我舍姪還是自在爲王好，還是與人爲奴好，不得無禮。吃我這一鉤。大聖使鐵棒架住道：先生莫說打的話，且與些泉水去也。那先生罵道：潑猴孫不知死活。如若三合敵得我，與你水去敵不過，只把你剝爲肉醬，方與我姪子報仇。大聖罵

道我把你不識起倒的業瘴。既要打走上來看棍那先生如意鉤。劈手相還。二人在聚仙菴好殺。

聖僧悞食成胎水。行者來尋如意仙。那曉真仙原是怪。倚強護住落胎泉。及至相逢講仇隙。爭持決不遂如然。言來語去成倜倜。意惡情兇要報冤。這一個因師傷命來求水。那一個爲姪亡身不與泉。如意鉤強如蝎毒。金箍棒狠似龍巖。當胸亂刺施威猛。着脚斜鉤展妙玄。陰手棍丟傷處重。過肩鉤起近頭鞭。鎖腰一棍鷹持雀壓。頂三鉤。螳捕蟬。往往來來爭勝敗。返返復復兩回還。鉤攀棒打無前後。不見輸贏在那邊。

那先生與大聖戰經十數合，敵不得大聖。這大聖越加猛烈。一條棒似滾滾流星，着頭亂打。先生敗了勛力，倒拖着如意鉤，往山上走了。大聖不去趕他，却來巷內尋水。那個道人早把巷門關了。大聖拿着瓦鉢，趕至門前，儘力氣一脚踢破巷門，闖將進去。見那道人伏在井欄上，被大聖喝了一聲，舉棒要打。那道人往後跑了，却纔尋出吊桶來，正要打水。又被那先生趕到前邊，使如意鉤子把大聖鉤着脚一跌，跌了個嘴碜地。大聖爬起來，使鐵棒就打他。却閃在傍邊，執着鉤子道：「看你可取得我的水去。」大聖罵道：「你上來，你上來，我把你這個業障，直打殺你。」那先生也不上。

前拒敵只是禁住了。不許大聖打水。大聖見他不動。却使左手輪着鐵棒。右手使弔桶。將索子才突魯魯的放下。他又來使鉤。大聖一隻手撐持不得。又被他一鈎鈎着脚。扯了個躑踵。連索子通跌下井去了。大聖道。這廝却是無禮。爬起來。雙手輪棒。沒頭沒臉的打將上去。那先生依然走了。不敢迎敵。大聖又要去取水。奈何沒有弔桶。又恐怕來鈎扯。心中暗暗想道。且去叫個幫手來。好大聖撥轉雲頭。徑至村舍門首。叫一聲沙和尚。那裡邊三藏忍痛呻吟。猪八戒哼聲不絕。聽得叫喚。二人歡喜道。沙僧阿。悟空來也。沙僧連忙出門。接着道。大哥取水來了。大聖進門。對唐僧

催言前事。三藏滴淚道：徒弟呵！似此怎了！大聖道：我來毗沙兄弟與我同去。到那巷邊，等老孫和那廝敵鬪。教沙僧乘便取水來救你。三藏道：你兩個沒病的都去了，丟下我兩個有病的，教誰伏侍？那個老婆婆在傍道：老羅漢只管放心，不須要你徒弟。我家自然看顧伏侍你。你們早聞到時，我等實有愛憐之意。却才見這位菩薩雲來霧去，方知你是羅漢菩薩。我家決不敢復害你。行者咄的一聲道：汝等女流之輩，敢傷那個老婆子？笑道：爺爺啞，還是你們有造化。來到我家，若到第二家，你們也不得囹圄了。八戒哼哼的道：不得囹圄是怎麼的？婆婆道：我一家兒四五口都

不知年
紀大的
反風流

起

是有幾歲年紀的把那風月事盡皆休了。故此不肯傷你。若還到第二家老小衆大。那年小之人。那個肯放過你去。就要與你交合。假如不從。就要害你性命。把你們身上肉。都割了去做香袋兒。哩。八戒道。若這等我決無傷他們。都是香噴噴的好做香袋。我是個臊豬。就割了肉去。也是臊的。故此可以無傷。行者笑道。你不必說嘴。省些力氣。好生產也。那婆婆道。不必遲疑。快求水去。行者道。你家可有弔桶。借個使使。那婆子卽往後邊。取出一個弔桶。又窩下一條索子。遞與沙僧。沙僧道。帶兩條索子去。恐一時井深。要用沙僧接了桶索。卽隨大聖出了村舍。一同駕雲而去。那

灣半個時辰。却到解陽山界。按下雲頭。徑至菴外。大聖分付沙僧道。你將桶索拿了。且在一邊躲着。等老孫出頭索戰。你待我兩人交戰。正濃之時。你乘機進去。取水就走。沙僧謹依言命。孫大聖掣了鐵棒。近門高叫。開門開門。那守門的看見。急入裡通報道。師父。那孫悟空又來了也。那先生心中大怒道。這潑猴。老大無狀。一向聞他有些手段。果然今日方知。他那條棒。真是難敵。道人道。師父。他的手段雖高。你亦不亞。與他正是個對手。先生道。前面兩回被他贏了。道人道。前兩回雖贏。不過是一猛之性。後面兩次打水之時。被師父鉤他兩跌。却不是相比肩也。先既無奈而

去今又復來，必然是三藏胎成身重，理應得緊，不得已而
來也。決有慢他師之心，管取我師決勝無疑。真仙聞言，喜
孜孜滿懷春意，笑盈盈一陣威風。佻如意鉤子，走出門來，
唱道：潑湖係，你又來做甚。大聖道：我來只是取水。真仙道：
泉水乃吾家之井，憑是帝王宰相，也須表裡羊酒來求。方
纔僅與些須，况你又是我的仇人，擅敢白手來取。大聖道：
真個不與。真仙道：不與不與。大聖罵道：潑業障，既不與水，
看棍丟一個架子，捨個滿懷，不容說着頭便打。那真仙側
身躲過，使鉤子急架相還。這一場比前更勝好殺。

金箍棒如意鉤，二人奮怒各懷仇。飛砂走石乾坤暗，搥

土揚塵日月愁，大聖救師來取水。妖仙爲姪不容求，兩家齊努力，一處踏安林。呀，爭勝負，切齒定剛柔。添機見，越抖搜，噴雲噉霧鬼神愁。朴朴兵兵鉤棒响，喊聲哮吼，振山丘。狂風滾滾催林木，殺氣紛紛過斗牛。大聖愈爭愈喜悅，真仙越打越綢繆。有心有意相爭戰，不定存亡不罷休。

他兩個在巷門外交手，跳跳舞舞的，闖到山坡之下，恨苦相持不題。却說那沙和尚，提着吊桶，闖進門去，只見那道人，在井邊擔住道：「你是甚人，敢來取水？」沙僧放下吊桶，取出降妖寶杖，不對話，着頭便打。那道人躲閃不及，把左臂

膊打折道人倒在地下掙命。沙僧罵道：「我要打殺你這業畜，爭奈你是個人身，我還憐你，饒你去罷，讓我打水。」那道人叫天叫地的爬到後面去了。沙僧却才將弔桶向井中滿滿的打了一弔水，走出菴門，駕起雲霧，望着行者喊道：「大哥，我已取了水去也，饒他罷，饒他罷。」大聖聽得方纔使鐵棒支住鉤子道：「你聽老孫說，我本待斬盡殺絕，爭奈你不曾犯法。二來看你令兄牛魔王的情上，先頭來我被鉤了兩下，未得水去，纔然來，我是個調虎離山計，哄你出來爭戰，却着我師弟取水去了。老孫若肯拿出本事來打你，莫說你是一個甚麼如意真仙，就是再有幾個也打死了。」

正是打死不如放生，且饒你教你活幾年耳。已後再有取
水者，切不可勒指他。那妖仙不識好歹，演一演就來鉤脚。
被大聖閃過鉤頭，趕上前喝聲休走。那妖仙措手不及，推
了一個蹶辣，掙蹬不起。大聖奪過如意鉤來，折爲兩段，總
拿着，又一扶扶作四段，擲之于地。道：「滌業畜，再敢無禮麼？」
那妖仙戰戰兢兢，忍辱無言。這大聖笑呵呵，駕雲而起，有
詩爲證。

詩曰

真鉛若鍊須真木，真水調和真汞乾。真汞真鉛無母氣，
靈砂靈藥是仙丹。嬰兒枉結成胎像，土母施功不費難。
推倒傍門宗正教，心君得意笑容還。

若眼

大聖縱着祥光，趕上沙僧，得了真水，喜喜懽懽，回于本處。接下雲頭，徑來村舍，只見豬八戒腆着肚子，倚在門枋上，哼哩。行者悄悄上前道：「馱子幾時占房的？」馱子慌了道：「哥哥莫取笑，可曾有水來麼？」行者還要耍他，沙僧隨後就道：「笑道水來了，水來了。」三藏忍痛欠身道：「徒弟呀，累了你們也。那婆婆却也懽喜，幾口兒都出禮拜道：『菩薩呀，却是難得難得。』」即忙取個花磁盞子，舀了半盞兒，遞與三藏道：「老師父細細的吃，只消一口，就解了胎氣。」八戒道：「你不用盞子，連那桶等我喝了罷。」那婆子道：「老爺爺，說殺人罷了，若吃了這平水，好道連腸子肚了都化盡了，嚇得馱子不敢。」

胡爲也。只吃了半盞。那裏有頓飯之時。他兩個腹中絞痛。只聽轆轤轆轤三五陣腸鳴。腸鳴之後。那馱子忍不住。大小便齊流。唐僧也忍不住。要往靜處解手。行者道。師父阿切莫出風地裡去。怕人子。一時冒了風。弄做個產後之疾。那婆婆卽取兩個淨桶來。教他兩個方便。須臾間。各行了幾遍。纔覺住了疼痛。漸漸的銷了腫脹。化了那血團肉塊。那婆婆家。又煎些白米粥。與他補虛。八戒道。婆婆我的身子實落。不用補虛。你且燒些湯水。與我洗個澡。却好吃粥。沙僧道。哥哥洗不得澡。坐月子的人。弄了水漿。致病。八戒道。我又不曾大生。左右只是個小產。怕他怎的。洗洗兒乾。

頑皮

淨真個那婆子燒些湯與他兩個淨了手脚唐僧纔吃兩盞兒粥湯八戒就吃了十數碗還只要添行者笑道夯貨少吃些莫弄做個沙包肚不相模樣八戒道沒事沒事我又不是母猪怕他做甚那家子真個又去收拾煮飯老婆婆對唐僧道老師父把這水賜了我罷行者道馱子不吃水了八戒道我的肚腹也不疼了胎氣想是已行散了酒然無事又吃水何爲行者道既是他兩個都好了將水送你家罷那婆婆謝了行者將餘剩之水盛于瓦罐之中埋在後邊地下對衆老小道這罐水勾我的棺材本也衆老小無不歡喜整頓齋飯調開卓凳唐僧們吃了齋消消停

看眼

停將息了一宿。次日天明，師徒們謝了婆婆，出離村舍。唐三藏攀鞍上馬，沙和尚挑着行囊，孫大聖前邊引路，猪八戒攏了韁繩，這才是

洗淨口業身乾淨

銷化凡胎體自然

畢竟不知到國界中，還有甚麼理會，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回想頭奇甚，幻甚，真是文人之筆。九天九地無所不至。

第五十四回

法往西來逢女國

心襟定計脫烟花

話說三藏師徒別了村舍人家，依路西進，不上三四十里，是那西梁國界。唐僧在馬上指道：「悟空，前面城池相近，市井上人語誼，諱想是西梁女國。汝等須要仔細謹慎，規規切切，休放蕩情懷，紊亂法門教旨。」三人聞言，謹遵言命。言來盡，却至東關廂街口。那里人都是長裙短襖，粉面油頭，不分老少。盡是婦女，正在兩街上做買做賣。忽見他四眾來時，一齊都鼓掌呵呵，整容歡笑道：「人種來了，人種來了！」成得那三藏勒馬難行，須臾間，就塞滿街道，惟聞笑語人聲。

商皆女
半罵得
才勞

口裡亂嚷道。我是個銷猪。我是個銷猪。行者道。獸子莫胡
談。拏出舊嘴臉。便是八戒真個。把頭搖上兩搖。豎起一雙
蒲扇耳。扭動蓮蓬吊搭唇。發一聲喊。把那些婦女們。說得
跌跌爬爬。有詩爲証。詩曰。

聖僧拜佛到西梁。國內銜陰世少陽。農士工商皆女輩。
漁樵耕牧盡紅粧。嬌娥滿路呼人種。幼婦盈街接粉郎。
不是悟能施醜相。烟花圍困苦難當。

因此衆皆恐懼。不敢上前。一個個都捻手搓腰。搖頭咬指。
戰戰兢兢。排塞街傍路下。都看唐僧。孫大聖。却也弄出醜
相開路。沙僧也粧。娶虎維持。八戒採着馬。掬着嘴。擺着耳。

縣一行前進。又見那市井上房屋齊整，鋪面軒昂，一般存
 賣鹽賣米，酒肆茶坊，鼓角樓臺，通貨殖，旗亭候館，掛簾櫺
 師徒們轉灣抹角，忽見有一女官侍立街下，高聲叫道：遠
 來的使客，不可擅入城門，請投館驛，註名上簿，待下官執
 名奏駕，驗引放行。三藏聞言，下馬觀看那衙門上有一扁
 上書迎陽驛三字。長老道：悟空，那村舍人家傳言是實，果
 有迎陽之驛。沙僧笑道：二哥，你却去照胎泉邊照照看，可
 有雙影。八戒道：莫弄我，我自吃了那盞兒落胎泉水，已是
 打下胎來了。還照他怎的。三藏回頭分付道：慢聽謹言，謹
 言。遂上前與那女官作禮。女官引路，請他們都進驛內。正

廳坐下。卽喚看茶。又見那手下人。盡是三絳梳頭。兩截穿衣之類。你看他拏茶的也笑。少頃茶罷。女官欠身問曰。使客何來。行者道。我等乃東土大唐王駕下。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者。我師父便是唐王御弟。號曰唐三藏。我乃他大徒弟孫悟空。這兩個是我師弟豬悟能沙悟淨。一行連馬五口。隨身有通關文牒。乞爲照驗放行。那女官執筆寫羅下來。叩頭道。老爺恕罪。下官乃迎陽驛驛丞。實不知上邦老爺。知當遠接。拜畢起身。卽令管事的。安排飲饌。道爺爺們寬坐一時。待下官進城啓奏我王。倒換關文。打領給送。老爺們西進。三藏忻然而坐。不題。且說那驛丞。整了衣冠。

徑入城中五鳳樓前對黃門官道我是迎陽館驛丞有事
見駕黃門卽時啓奏降旨傳宣至殿問曰驛丞有何事來
奏驛丞道微臣在驛接得東土大唐王御弟唐三藏有三
個徒弟名喚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連馬五口欲上西天
拜佛取經特來啓奏主公可許他倒換關文放行女王聞
奏滿心歡喜對衆文武道寡人夜來夢見金屏生彩艷玉
鏡展光明乃是今日之喜兆也衆女官擁拜丹墀遂主公
怎見得是今日之喜兆女王道東土男人乃唐朝御弟
國中自混沌開闢之時累代帝王更不曾見個男人至
幸今唐王御弟下降想是天賜來的寡人以一國之富

女人自
愛好男
子

招御弟爲王。我願爲后。與他陰陽配合。生子生孫。永傳帝業。却不是今日之喜兆也。衆女官拜舞稱揚。無不歡悅。驪丞又奏道。主公之論。乃萬代傳家之好。但只是御弟三徒兇惡。不成相貌。女王道。卿見御弟怎生模樣。他徒弟怎生兇醜。驪丞道。御弟相貌堂堂。丰姿英俊。誠是天朝上國之男兒。南瞻中華之人物。那三徒却是形容猥惡。相貌如精。女王道。既如此。把他徒弟。與他領給。倒換關文。打發他往西天。只留下御弟。有何不可。衆官拜奏道。主公之旨。極當。臣等欽此。欽遵。但只是匹配之事。無媒不可。自古道。姻緣配合。憑紅葉。月老夫妻繫赤繩。女王道。依卿所奏。就着當

駕太師作媒迎陽驛丞主婚先去驛中與僧弟求親待他
許可寡人却擺駕出城迎接那友師驛丞領旨出朝却說
三藏師徒們在驛廳上正享齋飯只見外面人報駕駕太
師與我們本官老姆來了三藏道太師來却是何意八戒
道怕是女王請我們也行者道不是相請定是說親三藏
道悟空假如不強強逼成親却怎麼是好行者道師父只
管允他老孫自有處治言未了二女官早至對長老下拜
長老一一還禮道貧僧出家人有何德能敢勞大人下拜
那太師見長老相貌軒昂心中暗喜道我國中實有造化
這個男子却也做得我王之夫二官拜畢起來侍立左衣

道御弟爺爺萬千之喜了。三藏道：我出家人喜從何來。太師躬身道：此處乃西梁女國，國中自來沒個男子。今幸御弟爺爺降臨，臣奉我王旨意，特來求親。三藏道：善哉善哉。我貧僧隻身來到貴地，又無兒女相隨，止有頑徒三個，不知大人求的是那個親事。驛丞道：下官纔進朝啓奏，我王十分歡喜道：夜來得一吉夢，夢見金屏生彩艷，玉鏡展光明。知御弟乃中華上國男兒，我王願以一國之富招贅御弟爺爺爲夫，坐南面稱孤，我王願爲帝后，傳旨着太師作媒，下官主婚，故此特來求這親事也。三藏聞言，低頭不語。太師道：大丈夫遇時不可錯過，似此招贅之事，天下雖有。

抄

托國之富。世上寶稀。請御弟速允。庶好回奏。長老越加痴
癡。八戒在傍。拗着碓挺嘴。叫道。太師。你去上覆國王。我師
父乃久修得道的羅漢。決不愛你托國之富。也不愛你傾
國之容。快些兒倒換關文。打發他往西去。留我在此招贅。
如何。太師聞謔。膽戰心驚。不敢回話。驛丞道。你雖是個男
身。但只形容醜陋。不中我王之意。八戒笑道。你甚不通變
常言道。粗柳簸箕細柳斗。世上誰見男兒醜。行者道。餓子
勿得胡談。任師父尊意。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莫要擔閣了
媒妁工夫。三藏道。悟空。憑你怎麼說好。行者道。依老孫說。
你在這裡也好。自古道。千里姻緣似線牽。哩。那里再有這

般相應處。三藏道：徒弟，我們在這里貧國富貴，誰去西天取經，却不望壞了我大唐之帝主也。太師道：御弟在上，微臣不敢隱言。我王旨意，原只教求御弟爲親，教你三位徒弟，赴了會親筵宴，關付領給，例換關文，往西天取經去哩。行者道：太師說得有理，我等不必作難，情願留下師父，與你主爲夫，快換關文，打發我們西去，待取經回來，好到此拜爺娘，討盤纏回大唐也。那太師與驛丞對行者作禮道：多謝老師玉成之恩。八戒道：太師切莫要口裡擺菜碟兒。既然我們許諾，且教你主先安排一席，與我們吃杯肯酒。如何？太師道：有有，就教擺設筵宴來也。那驛丞與太師

既是女人
人來

歡天喜地回奏女主不題。却說唐長老一把扯住行者罵道：你這猴頭弄殺我也，怎麼說出這般話來，教我在此招婚。你們西天拜佛，我就死也不敢如此。行者道：師父放心，老孫豈不知你性情，但只是到此地，遇此人，不得不將計就計。三藏道：怎麼叫做將計就計？行者道：你若使住法兒，不允他，他便不肯倒換關文，不放我們走路。倘或意惡心毒，喝令多人割了你肉，做甚麼香帶呵！我等豈有善報，一定要使出降魔蕩怪的神通，你知我們的手脚又重，操練又兇，但動動手兒，這一國的人盡打殺了。他雖然阻當我等，却不是怪物妖精，還是一國人身。你又平素是個好僧。

何不見
了的心

慈悲的人在路上一靈不損。若打殺無限的平人。你心何忍。誠爲不善了也。三藏聽說道。悟空此論最善。但恐女王招我進去。要行夫婦之禮。我怎肯喪元陽。敗壞了佛家德行。走真精。墮落了本教人身。行者道。今日允了親事。他一定以皇帝禮。擺駕出城接你。你更不要推辭。就坐他鳳輦龍車。登寶殿。而南坐下。問女王。取出寶印信來。宜我們兄弟進朝。把通關文牒。用了印。再請女王寫個手字花押。僉押了。交付與我們。一壁廂教擺筵宴。就當與女王會喜。就與我們送行。待筵宴已畢。再叫排駕。只說送我們三人出城回來。與女王配合。哄得他君臣歡悅。更無阻攔之心。

亦不起毒惡之念。却待送出城門。你下了龍車鳳輦。教沙僧伺候左右。伏侍你騎上白馬老孫。却使個定身法兒。放他君臣人等。皆不能動。我們順大路。只管西行。行得一盡夜。我却念個咒。解了術法。還教他君臣們甦醒回城。一則不傷了他的性命。二來不損了你的元神。這叫做假親脫網之計。豈非一舉兩全之美也。三藏聞言。如醉方醒。似蕩初覺。樂以忘憂。稱謝不盡。道深感賢弟高見。四衆同心合意。正自商量不題。却說那太師與驛丞。不等宣詔。直入朝門。白玉堦前奏道。主公佳夢最準。魚水之歡就矣。女王聞奏。捲珠簾。下龍牀。啓櫻唇。露銀齒。笑盈盈。嬌聲問曰。賢卿

見御弟怎麼說來。太師道：臣等到驛，拜見御弟，畢，卽備言求親之事。御弟還有推托之辭，幸虧他大徒弟慨然見允，願留他師父與我王爲夫，面南稱帝，只教先倒換關文，打發他三人西去，取得經回，却到此拜認爺娘，討盤費回大唐也。女王笑道：御弟再有何說？太師奏道：御弟不言，願配我主，只是他那二徒弟先要吃席肯酒。女王聞言，卽傳旨，教光祿寺排宴，一壁廂排大駕出城，迎接夫君，衆女官卽欽遵王命，打掃宮殿，鋪設庭臺，一班兒擺宴的，火速安排。一班兒擺駕的，流星整備，你看那西梁國，雖是婦女之國，那變與不亞中華之盛，但見

六龍噴彩，雙鳳生祥。六龍噴彩，扶車出。雙鳳生祥，駕鸞
來。馥郁異香，藹氤氳瑞氣。開金魚玉佩，多官擗。寶鬢雲
鬟，衆女排。駕鸞掌扇，遮鬻駕。翡翠珠簾，影鳳釵。笙歌音
美，絃管聲諧。一片歡情，冲碧漢。無邊喜氣，出靈臺。三簾
羅蓋，搖天宇。五色旌旗，映玉階。此地自來無合色，女王
今日配男才。

不多時，大駕出城，早到迎陽館驛。忽有人報三藏師徒，道
駕到了。三藏聞言，卽與三徒整衣出廳迎駕。女王捲簾下
階道：那一位是唐朝御弟太師指道：那驛門外香擔前，登
禪衣者，便是女王。閃鳳目，簇蛾眉，仔細觀看，果然一表非

凡你看他

丰姿英偉，相貌軒昂，齒白如銀，砌唇紅口四方，頂平額闊，天倉滿，目秀眉清，地閣長，兩耳有輪，真傑士，一身不俗，是才郎，好個妙齡聰俊，風流子，堪配西梁窈窕娘。

女王看到那心歡意美之處，不覺滿情汲汲，愛慾恣恣，展放櫻桃小口，呼道：大唐御弟還不來占鳳乘鸞也。三藏聞言，耳紅面赤，羞答答不敢擡頭，猪八戒在傍，掬着嘴，飭眼觀看，那女王却也嫵娜，真個

眉如翠羽，肌似羊脂，臉襯桃花，瓣鬢堆金，鳳絲秋波，湛湛妖燒態，春筍纖纖，嬌媚姿，斜軀紅綃飄彩，麗高簪珠。

翠顯光輝說甚麼昭君貌美果然是賽過西施柳腰微
展鳴金珮蓮步輕移動玉肢月裡嫦娥難到彼九天仙
子怎如斯宮粧巧樣非凡類誠如王母降瑤池

那猷子看到好處忍不住口嘴流涎心頭鹿撞一時間骨
軟筋麻好便似雪獅子向火不覺的都化去也只見那女
王走近前來一把扯住三荊怕語嬌聲叫道御弟哥哥請
上龍車和我同上金塔寶殿匹配夫婦去來這長老戰兢

兢立站不住似醉如痴行者側叫道師父不必太謙請
共師娘上輦快快倒換關文等我們取經去罷長老不敢
回言把行者抹了兩抹止不住落下淚來行者道師父切

的尚怕
是和尚

莫煩惱。這般富貴不受用。還待怎麼哩。三藏沒及奈何。只得依從。揩了眼淚。強整歡容。移步近前。與女主

同携素手。共坐龍車。那女主喜孜孜欲配夫妻。這長老憂惶惶只思拜佛。一個要洞房花燭交鴛侶。一個要西宇靈山見世尊。女帝真情。聖僧假意。女帝真情。指望和諧同到老。聖僧假意。半減情意。養元神。一個喜見男身。恨不得白晝並頭諧伉儷。一個怕逢女色。只思量卽時脫網上雷音。二人扣會同登葦。豈料唐僧各有心。

那些文武官。見主公與長老同登鳳輦。並肩而坐。一個個眉花眼笑。撥轉儀從。復入城中。孫大聖纔教沙僧挑着行

妙

福

李牽着白馬。隨大駕後邊同行。猪八戒往前亂跑。先到五鳳樓前。嚷道。好自在。好見成。呀。這個弄不成。這個弄不成。吃了喜酒。進親纔是。說得些執儀從引導的女官。都不敢前進。一個個回至駕邊道。主公。那一個長嘴大耳的。在五鳳樓前嚷道。要喜酒吃哩。女主聞奏。與長老倚香肩。偃並桃腮。開檀口。悄聲叫道。御弟哥哥。長嘴大耳的是你那個高徒。三藏道。是我第二個徒弟。他生得食腸寬大。一生要圖口肥。須是先安排些酒食與他吃了。方可行事。女主急問光祿寺。安排筵宴完否。女官奏道。已設完了。葷素兩樣。在東閣上哩。女王又問。怎麼兩樣。女官奏道。臣恐唐朝御

西遊記

弟與高徒等平素吃齋故有葷素兩樣女王却又笑吟吟
 慢着長老的香腮道御弟哥哥你吃素吃葷三藏道貧僧
 吃素但是未曾戒酒須得幾杯酒與我二徒弟吃些說
 未了太師啓奏請赴東閣會宴今宵吉日良辰就可與御
 弟爺爺成親明日天開黃道請御弟爺爺登寶殿面南改
 年號卽位女王大喜卽與長老携手相攬下了龍車共入
 端門但見那

風飄仙樂下樓臺閭闔中間翠輦來鳳闕大開光藹藹
 皇宮不閉錦排排麒麟殿內爐烟裊孔雀屏邊房影迴
 亭閣崢嶸如上國玉堂金馬更奇哉

既至東閣之下，又聞得一派笙歌聲韻美，又見那兩行紅粉貌妖嬈，正中堂排設兩般盛宴，左邊上首是素筵，右邊上首是葷筵，下兩路盡是單席，那女王做袍袖十指尖尖，奉着玉杯，便來安席，行者近前道：我師徒都是吃素，先請師父坐了左手素席，轉下三席，分左右，我兄弟們好坐。太師喜道：正是，正是，師徒如父子也，不可並肩，衆女官連體調了席面，女王一一傳杯，安了他弟兄三位，行者又與唐僧丟個眼色，教師父回禮，三藏下來，却也擎玉杯與女王安席，那些文武官朝上拜謝了皇恩，各依品從，分坐兩邊，纔住了音樂業酒，那八戒那管好歹，放開肚子，只情吃起。

也不管甚麼玉屑米飯蒸餅糖糕摩姑香蕈筍芽木耳黃
花菜石花菜紫菜蔓菁芋頭蘿腹山藥黃精一骨辣噎了
個罄盡呷了六七杯酒口裡嚷道看添換來拿大觥來再
吃幾觥各人幹事去沙僧道好筵席不吃還要幹甚事猷
子笑道古人云造弓的造弓造箭的造箭我們如今招的
招嫁的嫁取經的還去取經走路的還去走路莫只管貪
杯悞事快早兒打發關文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女王聞說卽命取大杯來近侍官連忙取幾個鸚鵡杯鷓
鴒杓金叵羅銀鑿落玻璃盞水晶盆蓬萊碗琥珀鍾滿斟
玉液連注瓊漿果然都各飲一巡三藏欠身而起對女王

合掌道。陛下多蒙盛設。酒已勻了。請登寶殿。候關文。拜
天早。送他三人出城罷。女王依言。携着長老。散了筵宴。上
金鷲寶殿。卽讓長老卽位。三藏道。不可。不可。適太師言過
明日天開黃道。貧僧纔敢卽位稱孤。今日卽卽關文。打發
他去也。女王依言。仍坐了龍牀。卽取金交椅一張。放在龍
牀左首。請唐僧坐了。叫徒弟們。拿上通關文牒來。大聖便
啟沙僧。解開包袱。取出關文。大聖將關文雙手捧上。那女
王細看一番。上有大唐皇帝寶印九顆。下有寶象國印。烏
雞國印。車蓮國印。女王看罷。嬌滴滴笑語道。御弟哥哥。又
姓陳。三藏道。俗家姓陳。法名玄奘。因我唐王聖恩。認爲御

弟賜姓我爲唐也。女王道：關文上如何沒有高徒之名？三藏道：三個頑徒，不是我唐朝人物。女王道：既不是你唐朝人物，爲何肯隨你來？三藏道：大的個徒弟，乃是東勝神洲傲來國人氏；第二個，乃西牛賀洲烏斯庄人氏；第三個，乃流沙河人氏。他三人都因罪犯天條，南海觀世音菩薩解脫他苦，秉善皈依，將功折罪，情願保護我上西天取經。皆是途中收得，故此未註法名。有賺女王道：我與你添註法名好麼？三藏道：但憑陛下尊意。女王卽令取筆硯來，濃磨香翰，飽潤香毫，牒文之後，寫上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三人名諱。却才取出御印，端端正正印了，又畫個手字花押。

傳將下去。孫大聖接了。教沙僧包裹停當。那女王又賜出碎金散銀一盤。下龍牀。遞與行者道：你三人將此權爲路費。早上西天待汝等取經回來。寡人還有重謝。行者道：我們出家人。不受金銀。途中自有乞化之處。女王見他不愛。又取出綾錦十疋。對行者道：汝等行色匆匆。裁製不及。將此路上做件衣服遮寒。行者道：出家人穿不得綾錦。自有護體布衣。女王見他不愛。故取御米三升。在路權爲一飯。八戒聽說個飯字。便就接了。稍在包袱之中。行者道：兄弟行李。見今沉重。且倒有氣力挑米。八戒笑道：你那里知道米好的。是個日消貨。只消一頓飯就了帳也。遂此合掌謝。

恩三藏道。敢煩陛下。相同貧僧送他。三人出城待我。囑付
他們幾句。教他好生西去。我却回來與陛下。永受榮華。無
挂無牽。方可會鸞交鳳友也。女王不知是計。便傳旨擺駕。
與三藏並倚香肩。同登鳳輦。出西城而去。滿城中都添添
淨水。爐列真香。一則看女王鸞駕。二來看御弟男身。沒老
沒小。盡是粉容嬌面。綠鬢雲鬟之輩。不多時。大駕出城。到
西關之外。行者八戒沙僧。同心合意。結束整齊。徑迎着變
與厲聲高叫道。那女王不必遠送。我等就此拜別。長老慢
下龍車。對女王拱手道。陛下請回。讓貧僧取經去也。女王
聞言。大驚失色。扯住唐僧道。御弟哥哥。我願將一國之富。

若眼

招你爲夫，明日高登寶位，卽位稱君，我願爲君之后，喜筵
通皆吃了，如何却又變卦，八戒聽說，發起個風來，把嘴亂
扭，耳躲亂搖，闖至駕前，嚷道：「我們和尚家，和你這粉骷髏
做甚夫妻，放我師父走路。」那女王見他那等撒潑弄醜，說
得魂飛魄散，跌入輦駕之中。沙僧却把三藏搶出人叢，伏
侍上馬，只見那路傍閃出一個女子，喝道：「唐御弟那里走，
我和你要風月，鬼去煮沙，僧罵道：『賊輩無知，掣寶杖劈頭。』
就打那女子，弄陣旋風，鳴的一聲，把唐僧攝將去了，無影
無踪，不知墮落何處。」正是：

脫得網花網

又遇風月塵

注

畢竟不知那女子。是人。是怪。老師父的性命。得死得生。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一人曰。大奇。大奇。這國裡。強姦。和尚。又一人曰。不奇。不奇。到處。有底。也是。常事。○難道。此國。裡再。無一個。丈夫。作者。亦嘲。弄極。矣。